

LOVE
THE CITY

全城 裸恋

【下】

卓越泡沫 著
ZHUOYUEPAOMO
WORKS



卓越泡沫 
ZHUOYUEPAOMO
WORKS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Chapter 23

想念，蜿蜒而来



我觉得这个秋天大概就在梅兰妮一颦一笑之间淌过去了。对于那些只求结果不求过程的人来说，这一年的秋天漫长单调，在成百个如出一辙的四季更迭里简直平凡得不值一提。然而我却把这个秋天看得格外重要，我时常产生一股严重的幻视，觉得时钟的分针像是陷在泥里的车轮，在池沼里空打着转儿。这种幻觉最后演变到每一个见不到梅兰妮的时辰里都会生出无功而返的颓败感。

和我有同样感觉是桃宝，过了这个秋天，夏丹将嫁做人妇。

还有雷磊，他跟薛晶晶的感情需要在这个秋天里蓄积足够的养分。

当然，还有谭少宇。不管他怎么折腾，属于他的秋天过一个少一个。

雷磊和薛晶晶还在捷报频传着，在一个刮着六级大北风的周日，两个人抱了。

那天俩人约好了去逛百盛，雷磊在楼下等了薛晶晶二十分也不见她下来。雷磊拨了她的号码，话筒里是她失望的声音。

薛晶晶告诉雷磊她没法去了，原因是她的一个大作业存在了她室友的电脑上。今早晨电脑机箱冒了一股轻烟就再也点不亮，薛晶晶和室友急得团团转，如果修不好电脑拷贝不出那些作业俩人都得挂科。

雷磊说，我当什么事儿呢，要不我上去给她看看？

薛晶晶说不行，外来人员禁止入内。

雷磊说随便从你们班找个懂电脑的男生就行了呗。

薛晶晶说，师大，外语系，一个班里就俩男生，很红粉的那种。我一早就问过了，他们的水平跟我差不多，只会用 Word 和 QQ。

雷磊说那就搬到电脑城或者拿到我家去修，总行了吧？

薛晶晶支支吾吾了半天，说这样不好，那电脑上有室友和她男朋友的……照片。她不想让外人看到。

雷磊说那怕什么的，谁电脑上还没个照片啊？

薛晶晶说，那个照片不是一般的照片。

雷磊说，用单反照的？

薛晶晶低声说，你怎么不笨死啊？非逼我说是情趣照么？

雷磊说，我们地球人管那叫艳照门。

薛晶晶说，你别贫了，我室友就在隔壁，都快急哭了。算了跟你说你也帮不上忙，我们还是自己想办法修吧，最好是什么零件接触不严了……阿弥陀佛……

雷磊回了趟家，再回来的时候带了个工具箱，里面装了 cpu 主板显卡内存条硬盘各一块外加各种排线，到了薛晶晶的楼下接茬给她打电话。

雷磊问：“怎么样了？搞定了没有？”

薛晶晶说：“还在开机箱，奇怪——我已经卸掉了所有螺丝，可还是打不开，半个多小时了，急得我一头汗。”

雷磊问：“那机箱什么牌子的？或者……有什么商标 logo 没有？”

薛晶晶不耐烦地说：“你问那么多有什么用啊？瞎凑趣儿是很添乱的，同学。”

雷磊气得乐了：“问你你就说，我自有道理。”

薛晶晶说：“就有一排小字儿，写着 A0707。”

雷磊说：“那机箱叫大水牛。你现在把机箱挪到你的正面……对，正前方。右手摁在机箱背面右上角的地方……对，沿着那条棱向下滑动 12 厘米左右，手指肚是不是摸到了一个小疙瘩？对……那是个隐形螺丝……”

雷磊很明显地听见薛老师惊叫了一声。

雷磊这个晕。

“对称位置上还有一个……用带花的螺丝刀拧开……”

“……”

雷磊说：“怎么样了，拧开了没有？”

薛晶晶说：“你说的都对，可那螺丝太紧了，拧不开呀！”

雷磊说：“你是不是向右拧来着？那不越拧越紧吗？得向左拧，逆时针……”

雷磊又听见薛老师惊叫了一声。雷磊更晕了。

“这回拧开了！”薛老师很激动。

雷磊说：“打开机箱，看看是哪儿烧了。”

薛晶晶瞅了片刻：“看见了，有个……乱七八糟的板子，上面有些乱七八糟的零件，有几个零件……糊成乱七八糟……”

雷磊简直要郁闷地晕死过去了。

“什么样的板子？什么样的零件？”

薛晶晶说：“不知道，长得都一个样，乱七八糟的。”

雷磊说：“继续念，念字母，念 logo。”

有了前番的教训，薛晶晶这次不敢怠慢雷磊，认真地拼着板子上的字母：“ASUS 空格 EN210……”

雷磊说：“你下来一趟吧，给她换块儿显卡。”

五分钟之后薛老师跑到了楼下，头上全是汗，刘海儿是一绺一绺的，额头上的皮肤格外粉嫩。雷磊看着薛晶晶那认真到可爱的样子，忍不住笑了。打开工具箱，拿给她一只巴掌大的显卡。

薛晶晶大惑不解的表情：“这些，这些，还有这些，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雷磊说：“这些，这些，还有这些，都从我自己电脑上弄来的。”

薛晶晶瞪大了眼睛：“这么复杂的东西……也能拆得下来？”

雷磊错动着下嘴唇朝自己的头帘上吹了口气，得意之型，难于言表。

薛晶晶说：“大师啊！既然你会拆，也一定会装得上是吧？”

雷磊说：“我只会瞎凑趣儿添乱。”

薛晶晶二话没说就跑上楼，再下来的时候，跟一个穿着睡衣拖鞋的女孩共同搬下一只机箱。那个睡衣 MM 不用问就是薛晶晶的室友，照片中人，这会儿正箍着雷磊的胳膊一个劲儿地摇：“帅哥，帮帮我吧，要是修得好我请你吃饭。”一边央求一边等着薛晶晶表态。

薛老师背着手，眼睛笑成一个月牙。

雷磊装机的本事绝对不是盖的。雷磊就在女生宿舍的正厅里铺了张报纸席

地而坐，右手捏了两只螺丝刀，交替着使用，时不时翻飞着玩一个花活。薛晶晶看得眼花缭乱的时侯，雷磊已经取下了那只烧糊的显卡，换上了新的。

“没电源，我只能帮到这儿了。回头你上去重装操作系统和显卡驱动……”雷磊看了一眼薛晶晶，“甭问，你也没装过操作系统是吧？”

“何止，”薛老师面露难色，“就连QQ都是同学帮着装的，让我装系统？不行不行，我很笨的……肯定不行”

雷磊拿了两张光盘给她：“一张是系统盘，一张是驱动盘。待会儿上去打电话吧，我远程控制你，肯定行！”

事实证明，让薛老师身体力行地装一次操作系统的的确确是个浩大的工程。单单进入BIOS这一项最简单的工作薛老师就耗时半个钟头。薛老师的宝贵之处在于，她不光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她会问雷磊什么是BIOS？BIOS怎么拼写？BIOS是一个英文词组的缩写吗？可是BIOS又short for what呢？这些，都不是装机大师雷磊可以轻易搞定的。

起初雷磊站着讲电话，声如洪钟，然后是靠在柱子上，手扶叉腰肌，最后是蹲在台阶上，声音细若游丝。中途手机打爆，薛老师不屈不挠地充了值继续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雷磊就有点吃不消了。

薛晶晶：“你怎么啦，是不是不耐烦了……”

雷磊：“那倒是没有。可是姐姐，三个半小时啦，天都黑了，我还没吃饭呢……你们宿舍离食堂也太近了，炊烟袅袅啊，直勾得我心痒痒。”

薛晶晶像哄孩子一样：“乖啊，就快好了，待会儿带你吃大餐……这个这个，显卡驱动要怎么装才好？”

雷磊说：“要把驱动装电脑上，总共分三步。第一步，把光驱门打开；第二步，把光盘放进去；第三步，把光驱门带上。”

“讨——厌！”薛晶晶说。

雷磊已经三顿没吃了。早晨的时候刻意空了腹，怕吃了东西陪薛老师逛街的时候会犯困。中午饭就更没得吃，眼看红日西坠夜风渐起，雷磊又饿又冷，这会儿已经不再憧憬着跟薛老师出双人对地漫步影子街，只想着找个暖和的地方睡一觉。

雷磊打了个盹。

电话里的声音把他吵醒了。薛老师说：“喂，你困了吗？”

雷磊赶紧醒了：“没，没有。”

“那你冷吗？”

雷磊说：“不冷，挺暖和的。”

“那你烦了吗？”

雷磊笑了：“当然没有……”

薛晶晶就在这个时候慢慢出现在雷磊的眼前。

她笑盈盈饶有兴致地问他：“不冷的话，你干吗蜷成一个团像民工一样？不烦的话，为什么讲话时手机离耳朵半尺还远？”

雷磊慢悠悠地站起来，腿有点麻。他挺木讷地把手机拿下来。“因为，手机……有点烫脸。”他说。

薛晶晶喜形于色地拿出一个小U盘在他眼前晃着：“我把系统装好了，作业已成功地拷出来！雷磊同学，那系统可是我装的，我亲自装的哦！”

雷磊笑了，笑得不太利索，嘴唇哆嗦。方才那一个盹让他着了凉。

暮色氤氲，女生宿舍楼下来来往往的情侣，师大一道绝佳的风景。薛晶晶和雷磊就那么一高一低站在台阶上，静止在那一道风景里，像一对守望的男女，在场迟来的烟雨里楚楚动人。

薛晶晶把自己披着的长袖外套脱了下来，给雷磊披上。

两个人沉默，不语。

半晌，薛晶晶说：“你还冷不？”

雷磊轻轻点头，又使劲摇着头。那力道，就像在给一段浪漫的答话上紧发条。

薛晶晶低下头。

“可是，我有点冷了。”她说。

雷磊愣了半分钟，薛晶晶就仰着脸，等了她半分钟。

之后雷磊一拍脑门儿笑了：“咳——咱俩……要不……去跑一圈？跑跑也许就不冷了。”

薛晶晶也笑了。

“那我还是回楼上去吧，楼上暖和些。”薛晶晶说。

薛晶晶只转身迈出一步，身后的那只手就被雷磊紧紧攥住了。雷磊的揽住薛晶晶的腰，他拉住了她，也把她拉向了自己的怀抱。

雷磊做了件最勇敢的事，他和薛晶晶抱在了一起。

薛晶晶在雷磊的怀里，心口跳得像藏了只乱撞的小鹿。她噤若寒蝉地开口，轻语。

“百度上说，女生在男生面前，尽量不要说‘冷’这个字，原因……他们说……不解释……”薛晶晶这样告诉雷磊。

“百度上也说，如果未经女生的许可就鲁莽地抱，容易挨耳光……”雷磊说。

两个人在暮色里足足抱了三分钟，往来的情侣依旧川流不息，直至将二人与风景融为一体。

薛晶晶发烫的小脸贴在雷磊的脖子上，雷磊觉得怀抱里是软绵绵的一团火焰。后来，薛晶晶从那个拥抱里抽身，很安静地看着雷磊的眼睛问他“你还冷么”的时候，雷磊听到了自己的心，在缓缓沉沦。

“你还没告诉我 BIOS 是什么意思呢。”薛晶晶小声地说。

雷磊想了想：“那一定是个词组的组合，B-I-O, But I love……”

即便是歪解，雷磊的英语水平只能歪解到这个程度。

薛晶晶说：“那 S 呢？”

雷磊说：“S 代表复数啊，就是很多很多个 But I love。”

“你少来了！”薛晶晶笑着，捶了他的后背，“哪有这种语法啊？”

雷磊的第三顿饭也没吃，因为他怕吃了饭血液都流到胃部辅助消化，从而脑供血缺失，不足以用最佳状态回忆着那个拥抱和那些甜甜蜜蜜的细节。雷磊明白了，在他每一次为她废寝忘食的时候，他对她的爱已经慢慢地植入到身体的每一个血管里。每一个安静的夜，想念，蜿蜒而来，缓缓流淌。那么黏稠，那么热……

正常的恋爱顺序——先邂逅，再表白，接下来是通过身份验证（成为男女朋友）。再之后是拉拉手，再再后是抱抱，接下来，有车的车震有房的圆房。最后，要么修成正果，要么重来一遍。

梅兰妮挠着头问雷磊：“我就不明白，你跟薛老师怎么把常规顺序打乱了？你是她男朋友么你就抱人家？她做你女朋友了么她就让你抱？真是奇怪透了。”

雷磊说：“可能还有待考察吧？”

“都投怀送抱了还考察个什么呀？”梅兰妮嘟嘟囔囔。

我说：“这你就不明白了，你说的那个顺序只适用于20来岁的小丫头小伙子。我们是非适宜人群。”

“咱们不就是20来岁么？”

“严格说，过了25，那就不能叫20来岁了，应该叫20多岁，”我说，“这是个很严谨的概念。男女到了25岁以后，那就无所谓顺序了。你可以先拉手，接着就上床，从床上下来分道扬镳你走你的地下通道我走我的过街天桥。几年以后再次邂逅，抱抱，最后可能在一个月影婆娑的夜晚，表白，最后成了一对男女朋友。”

我鼓励雷磊：“男女朋友关系在我们这个年龄等同于未婚夫妻了，如果有一天，薛老师决定做你女朋友，你知道意味什么吗？”

“意味着她要跟我谈婚论嫁了？”

我笑，拍了拍他的肩膀：“太对了。”

种种迹象表明，雷磊在他的爱情诺曼底隔岸相望了。近来有那么几件事让他不得意都不行。

一，雷磊修电脑的事迹得到了几位室友的大力盛赞。

二，因为这件事好几个女孩还上纲上线地跟自己的男朋友吵了一架，不会修电脑成了窝囊废的代名词，而雷磊摇身一变成了男生中的典范。

三，睡衣MM和她的男朋友执意要请薛晶晶和雷磊吃饭，雷磊没去，薛老师全权代表了。从那之后，薛老师和室友的关系愈发融洽。偶尔也当当电灯泡，薛老师都是理直气壮的。

四，薛老师顺利通过足球宝贝大赛的复赛，进入四强。

五，雷磊把那块显卡修好留为己用，对薛老师却一直保密，QQ也改成了隐身，骗取她的可怜。薛晶晶会在睡前打一通电话陪他解闷。每晚十点，半个小时，雷磊说她的声音比经济电台的女主播好听。

六，薛晶晶又自告奋勇地给两个女孩格了盘装了系统，虽然每次都历经三个小时，但总归是装上了。之后对着焕然一新的电脑桌面拍一张彩信发给雷磊，索要表扬。

……

这样的事例简直太多了。一句话概括——雷磊已经成功地把薛晶晶从一个自卑的农家女变成了活泼爽朗的大家闺秀。用薛老师的话讲，从一睁眼到入睡，她每时每刻无不开心着。这才是她理想中的大学，这是她从未经历的

生活。

我跟梅兰妮对雷磊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梅大小姐经常带着雷磊去地下商场淘那些又帅气又便宜的衣裳，约会前亲自给他造型，光头发就要打理上半个小时。梅兰妮说咱们得像模像样捯饬出型男的范儿来省得人家说薛老师一朵鲜花插在雷磊上。

一切的一切，都在朝着理想得不能再理想的方向发展着。

唯独雷磊的叹息，一次比一次深刻，发自肺腑。

我们不理解，我们没法理解。

这种感觉，雷磊说，就像大考之前尽情玩了一个通宵，第二天连小抄都不带去就上考场。或者是，在40多度的沙漠里，断水三天的情况下，喝最后一瓶甜滋滋的冰红茶。

雷磊说，没什么比这更让我疯狂，也没什么比这更让我绝望。

这种感觉，他说，除了他，没人会懂。

我跟梅兰妮成了雷磊和桃宝的爱情顾问，我说咱俩是革命事业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梅兰妮听不懂，问我那是什么意思？我用更有难度的解释回答她：“就是说，咱俩是一对‘欠儿登’。”

雷磊的事儿刚刚告一段落，桃宝又心急火燎地杀奔过来。他告诉我们，前几天咱们发的那帖子……有火的迹象，是真的！

点开帖子，真是不看则已啊。

“胶水门”以每小时十楼的速度盖得欣欣向荣。我们跋山涉水从头查到了最后一页，有一位ID叫“禾白小三”的网友，她的留言死死地抓住了我们几个的眼球。她说：这个城市里也许有十个人叫苏澈，我只认识一个，并且跟楼主形容的一致。他曾是本市第X中学的语文老师，八年前被学校开除。

凤头猪肚豹尾，多一句废话都没说。

我们几个呆住了——X中就是我们几个就读的那所高中，八年前我们正好在读，可对这个苏澈老师却是闻所未闻。我们迅速回帖，质疑真实性，并且让“禾白小三”拿出些证据，重点询问了她苏澈作为一个老师是因何被学校开除的。

又过了三天，帖子依旧很火，而那个“禾白小三”却可耻地匿了。

我们几个坐不住了。雷磊说：“犯得上眼巴巴蹲在电脑前等着么？X中的大

门哥儿几个还不是平趟，去找个熟人问问明白不就完了？”

我们仨真就去了。雷磊准备出卖色相找那位当年对他上下过其手的女教导主任。我们质疑他此行成本是不是高了些？当年她徐娘半老的时候你都没依了她，如今徐娘已老四分之三，家里还有个如花似玉的薛老师等你暖床，失足事小，失节事大呀！雷磊说，管不了那么多我豁出去了。为了桃宝和夏丹，咱得赴汤蹈火。

应该说雷磊做好了一切准备，可仅仅跟主任提了下苏澈的名字，人家就笑着摇头，继而客客气气地把雷磊送出来了。

我们得到的结果——查无此人。

从回来之后雷磊就不干了。

雷磊说，大丈夫行事，看是非，不看利害；讲顺逆，不讲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可刀插两肋，不可随便忽悠！

雷磊说那个“禾白小三”瞎忽悠什么呀！哥儿几个发这么严肃的帖子，哪有心思跟她逗闷子？雷磊对着“禾白小三”骂了三天三夜，把近来的虚火全都撒她身上了。

第四天的时候禾白做回复了，内容很简单：你去问问八年前那一拨高三学生吧，可以同时胜任语文和英语两门课程的老师，苏澈是X中历史上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切记不要去问老师，谁也不会大胆到告诉你这样一个积压了八年之久的丑闻。

回复完这些话，禾白再度潜水。

“丑闻”二字足够吸引眼球，关注这个帖子的网友越来越多，回复基本上无关痛痒，但凭着高点击率，梅兰妮的帖子已经论坛里脱颖而出。我们仨开始翻找同学录，上人人网，明察暗访这位叫苏澈的语文老师。几天下来毫无消息。与此同时梅兰妮想了更快捷的办法，她直接把帖子转到了X中网站的论坛里。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像一部惊心动魄的大片，每一天都有扣人心弦的情节发生。

11月2日，X中论坛有三位网友承认苏澈的确于八年前在X中分校区任教。

11月3日，有人上传了苏澈在八年前的晚报上发表的高考作文指导和一张拍摄于语文组办公室的照片。照片中正是我们见过的，年轻时的大叔苏澈。

11月4日，“丑闻说”似乎存在又迟迟没有破茧而出，几个看似了解内情

的人支支吾吾，挑逗着网友的胃口，可就是不说。

直到11月5日的一帖，正式将这件事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位匿名网友爆出大料：苏澈被学校开除的原因简单明了——当年，身为科任老师的苏澈诱骗了本校一个叫米薇的女生，囚禁了她一周之久。当然，其间在那所只有两个人的小屋子里发生了可以挑战你想象力的一切事情。事发后校方用最低调的手段冷处理此事，苏澈被开除，米薇转了学籍远走他乡。八年间无人过问。

帖子里甚至做了备注。

备注之一：苏澈完婚刚满一年，妻子怀了孕。也就是说，苏澈当时还是个有妇之夫，甚至还有等待出世的小宝宝。值得一提的是，苏澈的妻子非是旁人正是当年X中方校长的独女。

备注之二：米薇事后自杀未遂，曾一度精神失常。

这条消息刚刚出现半个小时，X中的论坛便告关闭。再度开启的时候，帖子已经被删除。

梅兰妮咬牙切齿：“我早料到会有这一手！幸好我抓了图做了备份。”

直觉告诉我们几个，这事儿是真的。

梅兰妮冲桃宝一笑：“恭喜你，夏丹又是你的了。”桃宝且高兴且难过，一个劲儿跺着脚说：“完了完了，也不知道夏丹被他骗到了什么程度……如果真是网友说的那样，这人简直是衣冠禽兽。亏我们几个还跟他推杯换盏呢！”

11月5日晚，梅兰妮把X中论坛里的贴图粘到了帖子里，从而将这件事公布于众。也就是从那时起，“胶水门”的关注度呈指数倍增长，开始像滚雪球，后来简直是核聚变！

以卫道士的名义



雷磊私下对我说：“这回苏澈大叔惨了。派出所都不知道的真相，被我们几个给挖了出来。”

雷磊说：“真是奇怪了，自古以来哪个版本的封神榜无不是纣王被武王灭，助纣的亲友团被哪吒的乾坤圈砸成小肉饼……可到咱们这儿怎么就变了呢？眼看着纣王的势力一天天壮大，我怎么觉得心里没底啊？人肉搜索不犯法吧？老天睁眼，我申公豹不是助纣的，我只是个奸细啊……”

我说，奸细最可恨，唯恐天下不乱。我说，跟哥学吧，哥不去查人隐私，哥百病不犯，哥很快乐。至于人肉搜索犯不犯法，哥懒得去管。

雷磊说：“如果我现在退出，纣王跟妲己会不会处死我？”

我说：“你看见他俩那副群情激昂的样子了么？他们不会处死你，他们会把你绑在炮烙上烙掉双手双脚再扔到柴盆里去喂毒蛇。”

雷磊都快哭了。

“小伙子，”我拍了拍他肩膀，“最近很活跃嘛，哪儿哪儿都有你的身影。我说你哪里来的闲工夫呢？薛老师冷落你了？”

“冷落？咳咳，”雷磊说，“你要非这么想，我可要为自己辩解两句了。”

雷磊说：“薛老师，她一天至少给我打五个电话发二十五条以上的短信。我这手机一天18小时基本都跟烙铁似的。”

“都有什么实质性内容？”

“什么实质性的都没有，全是些家常话。基本上顺序是这样的——吃了吗，吃的什么呀，冷了就要多加衣服，出汗了别马上脱，着凉……你要是说不冷不热，那也不行。她说这是秋天，早晚温差大，你要是不冷不热，你肯定不正常……好不容易说完了衣服，她又会问你，下顿吃什么呀……”雷磊笑了。那笑容，洋溢的，像一罐膨开的全麦啤酒。

我说：“薛老师对你的好感已经不言而喻了，做你女朋友是早晚的事。”

雷磊一个劲儿地抿嘴装淡定。“差不多吧。”他说。

我问他：“下一步怎么办？一鼓作气地拿下她？”

雷磊说：“我已经想好了，一鼓作气地放开她。”

“……”

雷磊见我不语，幽幽地抬起眼补充了一句：“这叫全身而退，真的，是一种境界。”

我说：“全身而退可不是这么解释的，这句话用来形容了不起的人，上天入地，显尽神通，捅了天大的娄子然后装得跟没事儿人似的。你说你‘全身而退’？你得到什么了呀？”

雷磊笑：“我怎么觉得你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像梅兰妮？好吧，我什么也没得到，可我觉得这是个最佳时期。如果现在离开她，我还能受得了，受得了，我忍着，我关机，再怎么想也不去告诉她。想累了就去做梦，醒来就全结束了……她身边会有新的男生，值得她去嫁，我会去祝福她……我去参加她的婚礼，包一个红包微笑着交给她……”

“可是，”雷磊说，“再这么下去，天晓得我还能不能自拔……在我穷光蛋的身份暴露的时候，在我拿不出钱买房子娶她的时候，在我什么都没有可就是离不开她的时候，你让我怎么办呢？我太了解自己了，再这样下去终有一天我的自尊会败给我对她的爱，那个时候，我会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可怜虫，我比你谁都可怜……那一天到来时，你们谁帮得了我？”

我笑了。“我听懂了。”我说。

“好吧雷磊，就在今天，就在现在，你的自尊赢了你她的爱。我们会给你的感情送葬，可问题是——”我说，“谁会给你的自尊颁奖？”

如果你输了你的感情，那么空有一副高高在上的自尊能否给你足够的荣耀？我问他。

“我不知道。”雷磊说。

“咱们别说这个了。”雷磊的眼神近乎于哀求。

就在雷磊策划着全身而退的同时，薛老师即将迎来足球宝贝大赛的总决赛。总决赛比的是个人形象，口头表达，以及才艺。

总决赛的着装统一，一水儿由 NIKE 提供。白色的鸭舌帽，白色的连衣裙上 T 下裙。

服装下发之后薛老师当着雷磊的面试穿了一下，当她换好裙子，把乌黑的马尾沿着鸭舌帽的缝隙缓缓顺下的时候，雷磊的眼睛里宛如浮上了一层白色的梦。他使劲眨了眨眼睛，梦里的女子盈盈浅笑着，问她：“怎么样？是不是有点怪？”

雷磊低头只是笑：“挺好的。就是……腰部设计得有点肥大，那个……你腰细，显的。”

转过天薛晶晶又试穿了一遍给他看：“这次呢？”

这一次裙腰比上次瘦了一圈，最大限度地托衬出薛晶晶近乎完美的身段。雷磊看得阵阵忧伤。足球宝贝，真的，女孩里最美的一块至宝就在自己的面前。

雷磊说：“你把裙子改了？”

薛晶晶说：“对呀，缝纫机，效果还不错吧？”

雷磊说：“你会蹬缝纫机？”

薛晶晶挺谦虚地笑：“当然了！这个在我们那儿不算什么，谁家的女孩不会的话是要被笑话的。”

雷磊苦笑着嘟囔了一句：“大姐，你敢再完美一点不？”

薛晶晶说：“什么？”

“没什么，”雷磊说，“才艺表演你准备了？”

薛晶晶说：“还没想好。对了——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

雷磊说：“梅西？你问这个有何贵干？”

薛晶晶说：“这样吧，你回去找一张他的照片给我。一定要是你最喜欢的一张，最喜欢的！”

转过天雷磊就给她找来了。薛晶晶又说像素太高，让他改低一点。雷磊就把照片横竖缩进了 80%，又抻回到原图大小，给了薛晶晶一张清晰度只有 1/5 的打了马赛克一样的梅西。

薛晶晶神秘兮兮地笑：“我的才艺，就跟这张照片有关！你就等着吧。”

这一晚雷磊是在师大食堂吃的晚饭，薛晶晶去给雷磊打饭，他一个人百无

聊赖地坐在板凳上四下观望。

雷磊的旁边坐了俩中文系的男生，要了俩炒菜几瓶啤酒，喝得正酣。

一个说：“听说你女朋友代表数学系进入了足球宝贝四强？这可是万人空巷的大事儿啊。”

“别乱贴标签儿！”另一个说：“我女朋友？你哪只眼睛看见她答应做我女朋友？我有名有份有授权么？”

“她不是说足球宝贝大赛一结束，就确立关系么？”

“那是缓兵之计！她为什么要参加那个什么宝贝的选拔啊？抛头露面，搔首弄姿，最后拿一个‘宝贝’的头衔攀一个高枝！咱们体育系那号称新F4的几个纨绔不是早就放出口风？说好了四强宝贝人家一人一个，这样的好姑娘，既有才又美丽，既懂球又能干，谁也别去争，争了也白争！”

不知不觉，雷磊攥紧了拳头。

“什么山寨F4！芸芸众生罢了，大家都差不多，凭什么让给他们？”

“不让又能怎么办？人家比我帅，比我拽，又有有钱的爹妈……大家都差不多？对啊，差不多嘛——人家上大学是为了调剂生活，我是被活生生调剂才上的大学。而且这种事儿你怪不得人家，招了苍蝇臭肉也有份儿！老实巴交洁身自好的女孩，哪个会打你的歪点子？”

“这就是她迟迟不愿意做你女朋友的原因？矜持了一百八十遍，是另有所图啊！”

“你觉得呢？别以为矜持就是清纯！告诉你，天底下没一个女孩的矜持是与生俱来的！那就是一块好看的画布，能不能扯下来就看你分量够不够！”

“来来来走一个……”

雷磊的拳头又松开了。

薛晶晶从点餐窗口小心翼翼地端着餐盘，走了回来。就这么短短的十几米，有不下十几个男生在盯着他，还有两个烫了头发的体育系帅哥特意跟她打了招呼。薛晶晶盈盈浅笑，回应得当。这是雷磊此前疏于观察的一个细节。

薛老师问雷磊：“大下个周五，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来看我比赛好不好？”

什么叫“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要是有事呢？就不能来了？雷磊想。

“啊？啊……比赛啊，”雷磊一边吃着面条，一边胡乱地说了句，“那天我还真的有点事儿，我们科搞了一个城乡互访……我看看吧。”

薛晶晶放下筷子，笑眯眯盯着他：“看看，是来，还是不来？”

雷磊也放下了筷子。话已至此，索性试探她一二。雷磊说：“领导都出席，像这样的活动我们做小兵的得玩着命积极。如果那天……我真的来不了，怎么办？”

薛晶晶又把筷子拿了起来，抿着嘴，似笑非笑地夹起一块腌黄瓜：“那就，以你的事业为重呗。”

雷磊心里的滋味就跟那碗没腌到火候的黄瓜一样。

从相识至此，几乎薛晶晶的每一点成绩都烙上了雷磊的印子，如今决赛在即，雷磊却萌生出退意。是啊，雷磊想，他算干吗的啊？没名没分没授权。没了这些，那每天五个电话算什么？那个夕阳下的拥抱又能温暖到几时？

雷磊不怀疑薛晶晶，他只是怀疑他自己。这也便是“风花雪月出智障”这句话的精髓所在。一个爱情傻瓜的最大特点就是，他不光考虑他能不能得到，他还考虑他配不配得到。

To be or not to be，这不是个 question。To deserve or not，这才是个天大的 question！

这是雷磊跟英语系的美女薛晶晶相处了三个月之后，悟出来的唯一一句英语。

与此同时，梅兰妮对着电脑冥思苦想了一整天，在发现帖子在短短 24 小时内从 23000 点击 90 多个回帖数翻了整整五倍之后，生出了第一丝担忧。

有人把苏澈从被 X 中开除至今的全部履历曝光。他打过工，做过小本生意，如今吃饭的家伙是写字。他是作协会员，出版过三部曲。

有人把苏澈的手机座机号公布于众，已有数人打电话讨伐。苏澈大叔的手机已然关掉，座机也无法接通。

梅兰妮说：“好吧，闹得差不多了，咱们把帖子删了怎么样？”

我们仨一脸无辜地看着她，直到桃宝说：“没什么必要了，这帖子已经被转了成百上千次，现在国内至少有几百家网站转载了咱们帖子，而且有的是境外服务器……”

“那怎么办？”梅兰妮心急火燎。

“挺着吧，”雷磊说，“摊上这样的事就跟屁股上鼓了一脓包，没出头儿之前一天比一天大，出了头儿就没事了。”

梅兰妮将信将疑，是夜无话。等又过了一天，梅兰妮真的坐不住了——帖子的浏览量和回帖数照比前一天又翻了整整 12 番！也就是说，点击已经逼近一